



煮雪烹茶

天天都是读书日

温鲁乡

今年的4月23日，是第27个世界读书日。之前，我在网上搜索2021年中国国民阅读情况，惊喜地发现，成人图书阅读率和报刊阅读率，均比上年有所增长。尽管读书数量占比仍远远低于许多国家，与我们的五千年灿烂文明也不相称，但国民阅读的指数毕竟增长了，不管怎么说，还是令人欣喜的。

今天的阅读，正以更立体的形式抵达每个读书人。电子和纸质阅读相互补充，让我们增长知识和修身养性更加方便。阅读方式并不重要，真正静下心来阅读，在分享交流中放大阅读价值才是关键。

我们不要到世界读书日才去读书，而要在稍即逝的“今天”，随时随地主动去阅读。2010年，我制订了自己的读书计划，每月读本书。好在这个目标不高，每年都能顺利实现。2021年读了14本，算超额完成了，也一直崇尚纸质的深阅读，一以贯之，是纯粹发自内心的喜好，并无功利诉求。

耕读传家，是古代士人追求的一种美好境界。中国虽是农耕社会，但也是崇尚文教的国度。几千年来，读书和读书人都被置于很高的地位。在古代，读书人可以获取功名，退可以安身立命。古人的阅读方式虽然单一，但他们对读书怀有敬畏，将书本看得十分神圣。阅读之前，甚至焚香净手，“敬惜字纸”。阅读之时的正襟危坐，足见读书在先人的心里多么重要和神圣。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个体获取知识的方式虽然很多，手机、网络、电子阅读器等都可以利用，且十分便捷。但谁也无法否认的是，纸质阅读仍是最主要的途径。因为，手机、网络之类的阅读，虽然可以获取大量信息，却是一种浅阅读。要进入深阅读状态，达到一定的思考、创新层次，还是纸质文本最佳。纸质阅读可以不分场合，忙碌而讲究效率的现代人，难有完整的单元时间，常利用等候、就餐或乘坐交通工具的空隙，甚至卫生间里的点滴时间阅读。而我最喜欢的，是躺在床上阅读，可以放松身心地“夜卧陋榻读明史，双脚自在等闲伸”。读书难道不是一种享受吗？

对许多人来说，阅读不但是习惯，更是愉悦、享受和一种境界。“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经常阅读，自有一股缭绕身心的别致书香，就像不会枯竭的丰盛水源、盛开不败的鲜花绿柳。因此，阅读是心灵的一种需要，是充实生活、引导灵魂前行的一种方式。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语无味”。

一个技术性的人才，如果一辈子只当专家，不管他做到多高、多专业，也只具备狭小领域里的专门知识。如果没有专业之外的人文阅读，可能沦为职业工具，不管多么好的工具，也不会有太高的文化修养与品位，个人生活更是了无情趣。

阅读是循环往复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精读。有定评的经典性作品，经过时间的筛选，一定有着深邃的思想、丰富的内容和高尚的启迪作用。一个人能够获得多大的能量，取得多高的成就，往往取决于这种循环往复。

阅读更应该是长期、自觉的，没有终点与止境的自我教育。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具体而言就是阅读。它是生命的马拉松，是锲而不舍的长期追求。它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不断飞跃与提升……说到底，阅读就是人生的一种修炼，它会与成长、成功相伴。修炼到家了，便可“得道成仙”；舍弃这种修炼或偶尔为之者，有可能“言语无味”。

不论从事何种行业，只要我们坚持阅读，将其内化为自觉行为和生命的自为存在，便是一个幸运的人。书香弥漫的人生岁月，能在有限的生命时间欣赏无限的生命美景，使我们活得更加丰富与智慧、充实与从容，人生也因此更加精彩。

开启随时随地的阅读生涯，让天天都变成读书日。久久为功，身后自然留下一串深深的、闪光的脚印……于是，我们只有一次的短暂人生，也因此而变得美丽且永恒。

■毛毛 摄影

热情，又是冲茶，又是端水，问寒问暖，让人倍感温馨。我便在书店里转悠几圈，选看心仪的图书。

记得鹏程那时候还喜欢上了雕刻，书店的架子上摆满了他的作品，琳琅满目。一块块树根，一截截树枝，一段段树墩，甚至其貌不扬的石头，经过他的打磨雕琢，就成了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石林假山……栩栩如生，让人爱不释手。这些艺术品他也不出售，只为一种爱好，当然给书店增添别样的艺术氛围，让人感觉店主是个富有生活情趣的人，自与别处不同。

2003年，学校启用了新址，我们搬到远离市区春秋西路的荒郊野外，二十年后这里已成繁华地带。

尽管与古旧书店有了距离，但每次去鼓楼街购物或做别的事情，我都会抽时间到书店坐坐，一来唠唠家常，二来心心念念着那些书。看会儿书，便觉得慰藉和充实。

后来听说，鹏程的书店搬到了大学东路，不得不佩服他们两人的眼光与格局。读书的群体自然是以学生为主，所以书店一定要开在离学校近的地方，这才便于这个群体接近它。

店面上下两层，书的品种也增加了不少，店名也改了新的。书店除了旧书，还增添了好多刚刚出版的新书。从熙来攘往的读者看，有不少大学生模样的人，也有年龄稍大些的教授模样的顾客。鹏程夫妻二人都热情地招呼着，悉心听着他们的所求，耐心解答着问题，把和气做到了极致。

这书店在大学东路的南端，从裕隆路进来，远远可见，好位置，租金当然不菲。不久之后，他们把书店搬到了路北头的这家民居，位置离曲阜市实验中学很近，离曲师大北门也不算远。店面里里外外好几间，还有个院落，种些花草，绿意盎然，姹紫嫣红。

不久，在朋友圈看到鹏程别出心裁，做起了“读书沙龙”一类的活动。邀请了曲阜市的名家大家，到书店里开讲座，搞得风生水起，热闹闹，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又便于交流心得，真的让人受益匪浅。

只可惜，我当时脱不开身，没机会去奔赴这文化的盛宴。好在这几年，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不断约稿，有时候需要查找资料，便常去鹏程的书店。每次去了，鹏程和月华都是放下手头的事，先是让座，再去烧水，然后泡茶，让我一边品茗，一边交谈，让我感到两人对老师的发自内心的敬意。品罢香茗，我便去品书。徜徉在书海里，是最快乐的。

听书，读书，教书，编书，写书，书缘与书香是生命永恒的韵味；与书结缘，其乐无穷；与学生的书店结缘，何其有幸。

书缘是生命永恒的韵味

高新刚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人与人相遇、相识、相处、相知，全在一个“缘”字。与一家今古书店的结缘，只因我是个爱书狂，更因我与书店老板的师生之谊。

“数间茅舍，藏书万卷”，元代张可久《人月圆·山中书事》中的诗句，用到这书店再恰当不过了。书店在圣城曲阜，坐落于大学东路，是租用的一家民居。那是个真正的农家院落，却被打造成藏书万卷之地。

我这辈子，算是与书较上劲了。五十多年前的童年时代，农村没有电，晚饭后只能玩藏猫猫，累了便只能早早睡觉。我有个邻居喜欢说书，我便迷上了。他叫高维洋，是个高中生，父母去世早。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弄来那么多书，晚饭后，燃起煤油灯，便在昏黄的灯光下说起书来。

“大雁南飞”“乌鸦和狐狸”“猴子捞月亮”，以及《烈火金刚》中“肖飞取药”的故事，我一下子就着了迷。一颗爱书的种子就这样悄然撒在心里，一发不可收地爱上了听书。

上了小学，有个老师叫王广玉，虽然教数学，却喜欢讲故事。那讲完一道题，便讲《封神榜》和《西游记》，“哪咤闹海”“三打白骨精”……让我们支楞着耳朵，听得忘了下课。每到热闹处，都是“切听下回分解……”，便嘎然而止。

稍大些，我便跟着娘去南陈集上买菜。集市上有个说书人叫“张大嘴”，也不知道他的姓名，每逢集市就摆摊说书，扯开了嘶哑的喉咙，说起了《武松打虎》：“闲话少说，书归正传。这天武松喝了八大碗，醉醺醺来到景阳冈。天色已晚，只觉背上凉飕飕的，忽然听到坡上传了一声吼叫，说时迟，那时快……”

张大嘴吐沫四溅，眉飞色舞，立时引来乌压压的一群人，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我从人缝里钻进去，一听就是半天，急得娘找来找去寻不见影，疯了似的在外面喊。

读高中时，我成了读书迷。那时候，三叔在我读书的镇上邮电所工作，他给我订了《人民文学》《语文战线》一类的杂志，这是我最早接触文学类的刊物。我觉得还不错，三天两头往他那里跑。叔还没来得及送的报纸杂志，每天都被我翻个遍。后来，我干脆就住在他的宿舍里，不回



校住宿，只为读书看报。上了大学，我成了阅览室和图书馆的常客。这里的报刊和图书品种实在太多了，令人眼花缭乱，除了上课外，我就整天泡在阅览室。每次都是管理员催促好多遍，我才悻悻离开。

有一次在《文汇报》读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连载，我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可把管理员给吓坏了。师专里有个书亭，市里有两个大型的新华书店，一个是济宁市总店，一个是济宁县书店，也是我常去的地方。节余下来的生活津贴，都让我买了书。

我非常喜欢孙犁的作品，喜欢那种优美、淡雅、朴实，当时出了个5卷本的孙犁文集，我咬咬牙狠下心买了下来。读书充实了我的内心，丰盈了我的灵魂。读大一第二个学期，我便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第一篇作品《我心灵深处的冰块融化了》，还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雪片般的来信。

1983年大学毕业回到母校，开始了教书生涯。为了让学生也爱上阅读，爱上写作，我创办了“泗水滨文学社”，还办了一份杂志叫《万紫千红》。社名和刊名，都出自宋代大理学家朱熹的那首《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当时的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韩继谦，还亲自给题写了刊名。那时办刊物印刷，全靠手工在钢板上铺蜡纸刻字，然后再用碾子沾墨油印，很费人力物力。学生们课后常来做帮手，这其中就有今天的书店老板韩鹏程。每期杂志分发到学生手中，都如获至宝，爱不释手。

从1992年开始，为了扩大文学社与刊物的影响，我联系了在济宁市委宣传部工作的周建华同学，让他从济宁市新闻出版局给批了准印证号，连续4年编辑出版了文学社社员作品集：《走进花季》《校园流行色》《青春风铃》《成长密码箱》。

《走进花季》和《校园流行色》是在平邑县印刷的，那时是铅字印刷，虽然比油印的质量高了不少，但是排版技术仍比较落后，印出来的书，字体歪七扭八，不大美观。

后来再印《青春风铃》和《成长密码箱》时，我联系上了在曲阜新华印务公司业务员韩鹏程，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排版换成了照相排版。书印出来美观又大方，非常清晰，立时上了一个档次，很受读者欢迎。

鹏程的妻子王月华，也是我的学生，他俩是高中同学。王月华原名叫王丽，以至现在我还是叫她这个名字，叫顺口了。月华本在泗水县银行系统工作，为了鹏程，她来到曲阜。两人开始都在新华书店系统工作，一个在新华印务，一个在新华书店。后来因新华印务公司解散，两人便在曲阜新文化街租了个门头，开了家古旧书店。

顾名思义，书店以卖旧书为主。记得后来我遇到原新华印务公司经理孔建平先生，他听说鹏程开了家书店，评价非常高：“小韩了不起，是个有头脑的人。他对书有种与生俱来的特殊情怀，一定能做好。”

2000年，我从泗水调入曲阜。那时候，曲阜一中还在孔庙西侧的旧址，离鹏程的书店不远，便常常光顾古旧书店。鹏程夫妇见我来了，非常

书与人生

且知天命尤好书

杨福前

读书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获得愉悦，读书是探究一种更合理的生活方式的途径。当然，跳出生活来观照生活的这种自觉，大半也是读书所得。

有很多人一辈子只在生活里边，每天所想的就是怎样使自己得到更多，活得更成功，更风光，让更多的人羡慕和尊敬。在他们眼里，“有用”和“无用”分得很清，“有用”的都是资源，须兢兢盘算，握在手心，“无用”的一律弃若敝屣，不屑屑视。至于生活的此外的意义，从来没有想过。忙碌一生，算计一世，自觉分毫未漏，悉入囊中，方可满意地闭眼而去。

这可能是成功，容易得到认可。如果有人不满意这活法，他可能是读书人。阅读会使人具备另一种眼光来审视生活，来观照人生。阅读会使人对生活、对人生做一种终极意义的探寻，不甘于现实的束缚，而做一世的奴隶。

阅读《红楼梦》，你不仅看到贾史王薛权倾朝野，繁华享尽，也当注意到跛足道人所唱的《好了

歌》，注意到“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你慢慢就会站在一个更高的地方观照现实生活，对人生生出一些不同于别人，也不同于自己以往的新的看法。

阅读帮助你探究人生更深层次的意义，找到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

如何与这个世界相处，是一个人要解决的大问题。冲突与妥协，对抗与和解，不在油锅里翻那么几十几百个滚，可能找不到一个心甘情愿而又心安理得的“最佳方式”。而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人生可能就呈现出新的风貌，可能就少了些急头败脑、惶惶切切，多了些张弛有度、云淡风轻。

读书是想了解这个世界，同时也了解自己。人只有了解了世界，也了解了自已，才能更好地和这个世界相处。人应该极力以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同时也应该庆幸，可以通过阅读与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智者交谈，循着他们思考的轨迹，窥探他们丰富深邃、流光溢彩的心灵世界。

世界读书日，又想着写点什么。虽然读书不算多，但还是想着往读书人的圈里靠，这至少说明，我对读书还是向往的。

人生碌碌，眼看着就到知天命之年了，这将是人生极重要的节点。

既知天命，也就放下了悬着的心，“委心任去留”了，心里生出些不曾有的从容，而又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不管是十年前的“不惑”，还是现今的“知天命”，大概心里都有些忐忑，自觉还需时日，还有不少需要探究。

就说读书吧，不止一次地思考，读书究竟有什么意义。当然，读书是一种个人爱好，就是喜欢嘛，读书感到愉快，享受读书的安静时光。除了鼓励学生多读书外，我很少和别人谈读书，担心自讨没趣。有时候谈到这话题，我就说和打球、听音乐、打扑克一样嘛，是一种爱好，是消遣，是打发时间。

我确实阅读中度过了许多惬意的时光。一本喜欢的书在手，也就有了几天可期待的美好时光。现在得到一本喜欢的书又不是难事，所以喜欢读书的人只会觉得时间不够用，从无百无聊赖之感。

去年暑假，我给自己定了读十本书的目标，可惜因视力不佳，阅读速度滑坡，最终没有完成。但阅读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的那近一周的幸福时光，至今想起来嘴角还不由浮起笑意。

阅读与写作

八十年代，我身边的文学热

杨建东

上世纪80年代的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曾卷起一阵文学创作阅读热潮，持续了好多年。

1977年到1980年，一些重量级的文学作品陆续出版，各省市的文学杂志如雨后春笋，报纸一阵风似的连载文学作品，其中的很多占据了文坛、银幕的主要位置。

阵阵春风刮过，文艺原野上茁壮生长着小说、诗歌的禾苗，满目绿色吸引着男女青年，纷纷拿起笔来描绘绿色的茁壮、金色的收获。从企业、军营到农村，凡能写进作文的年轻人，时时观察周围群体，天天创作小说、诗歌，白天上班打腹稿，晚上下班写初稿，管它水平高低匆匆邮给编辑部。

投稿人剪掉信封的一角，在缺口处写上“稿件”，可以免付邮资，所以，投稿都是发给十个二十个编辑部。倘有幸收到编辑部退稿信，也能摇着信封漏几天，甚至当作吹牛的本钱。我们微山湖区小县的文学狂热，可以说是全国文学热潮的缩影。

1982年，我们7个文学青年协商，县城这么多搞创作的都是单兵作战，缺少核心，咱学梁山好汉聚义山林，上山入伙，办个辅导班，提升本县的好文学创作水平。就请中学的侯老师讲课，请化肥厂团委书记当班长，通知了三十多名文学爱好者听课。

开课那天晚上，陆陆续续来了63名男女青年。我们7个班委手忙脚乱，增添桌椅，侯老师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乱中有趣，忙中取乐，还划分了小说组、散文组、诗歌组，要求大伙下周带来习作小组讨论。大伙兴致勃勃，写劲十足。哪知到了下周听

课，涌来一百多名虚心好学的年轻人。一个教室装不下了，不少人站着静听朗诵习作。女孩的习作，千篇一律描写爱情。

维持了三个月，负担不了讲课费和印刷学习材料费，辅导班不了了之。场子虽然散了，大伙并未削减创作的热情，便各立山头，以文聚拢，互改习作，都交费参加南京青春学院和山西大学的刊授函授班，将习作邮过去，人家提出修改意见再邮过来。

文友在街上碰面必谈文学，必论诗句，说我投了几十篇，他投了近百篇，可笑的是没听说谁发表一篇。有一人叫斌在《人民文学》隆重发表一篇，大伙笑而不信，问第几期，他吭吭哧哧说不清楚。

那几年，全国疯写痴写的多，各级刊物应运而生，发行量大增。刊物多了，写作的人更多。青年男女都想把有追求、有理想、有信仰的“文学青年”的光环套在头上，也好找对象呀。

再说我吧，写诗写了8年，一篇多投，有千次对着《人民日报》《人民文学》《诗刊》等报刊，结果统统石沉大海。妻子骂我写瞎了写傻了写成精神病了，连娃娃也不顾，连家务也不干，骂声如雷也干扰不了我的诗兴。

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非发表几句诗给她看不可。后来与诗离异了，它撇给我一堆《诗刊》和二百多册古今诗集，还有两箱子杨氏诗稿留作纪念，妻子笑道：精神病也有出院的一天。

在那场读书热、写作热的浪潮席卷下，那一代青年人创作了大量工业发展、纯洁爱情、讴歌正义、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由于水平不高难以发表，再加上结婚生子、下岗失业，绝大多数人的



写作狂热渐渐冷却了，痴病康复了，也有极少数人持之以恒，看到了创作道路上的希冀之光，向前的步子更坚定了。

那个全国性的创作热潮、读书高潮、学习浪潮已过去四十多年，那种热爱文学、讴歌时代的激情是发自肺腑的，热爱写作的痴狂是血液冲动的，今天的年轻人已无法理解那时的青春激情。

■苗青 摄影

新书评弹

生命不息，进化不止

孙克艳

达尔文名著《物种起源》的出版，震惊了当时的社会，甚至引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从此，“进化”和“进化论”的旗帜，慢慢深入人心，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過去的一百多年，作为科学理论的进化论，本身也一直在“进化”。时至今日，王立铭教授的《王立铭进化论讲义》，便是他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对40亿年生命进化史的全景式呈现与集大成著作。

《王立铭进化论讲义》是2022年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全书分为进化论的公理体系、生物进化的基本面貌、起源方法论、增长方法论、适应方法论、复杂组织方法论、进化论与人类、进化论与商业等八部分。

进化论的公理体系，主要讲解了在生物的自私本能与环境资源相对匮乏这一矛盾的推动下，进化论公理体系的四大环节——可遗传的变异、生存竞争、自然选择和生殖隔离，它们各自对进化的推动和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

第二部分，主要讨论了“生命之树”的基本面貌；第三到第六部分，主要拆解了在漫长的进化史上，那些重要的、具有概念性的节点。而最后两部分内容，则主要探讨了进化思想在生物世界之外的影响和意义。

本书虽然是以科普名义创作，却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论的基本理论和其发展史，逻辑严密地展示了进化论的基础脉络，并借助于最新的前沿学术研究，对进化论进行了综合创新和总结。

此外，本书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梳理了进化论与现代生物学和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复杂关联，力图提示进化论对人类思想的深刻影响，以及它在商业世界中的具体应用范例和前景。

作者以渊博的知识、科学的思维和富有趣味性的言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进化论的相关理论和内涵，并插入了大量的案例和图片，以形象地揭示某些深奥的理论。

通读本书，不仅能让人系统地了解进化论的理论和其发展史，还将对个人产生不可忽视的思想和认知冲击，从而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带来某些未知的影响。正如刘欣欣所说：“本书让我们了解生命的亿万演进的历程，也让我们重新看待自己，让我们知道人生中每天经历和感受的一切，在本源上来源于何处”。

跟随《王立铭进化论讲义》，让我们走进进化论的奇异世界，体会“生生不息，进化不止”的生命进化史。

《王立铭进化论讲义》王立铭 著 新星出版社